

散场之后

一堂课不一定带来什么,但必须点燃

□王小庆

前几天,阿哨(蔡朝阳)给小学生上了一堂阅读课。曾经是高中语文教师的阿哨,前几年辞了职,加盟了“白鱼文化”。这个“外行”,将在小学生的课堂上整出点什么来?我拭目以待。

一碗“心灵鸡汤”

上课选用的材料是读库的口袋书《不要成为无聊的大人》,作者是小山薰堂。书不厚,篇幅却不少,大多是对生活和工作中一些细节的感悟,包括创意和想象带给人的惊喜。

简单地说,这是一本“心灵鸡汤”类的书。

其他一起上阅读课的教师,都选择了经典名著——要么有文字美感,要么有思想价值。我不知道阿哨为何要选择这样一本文字上近乎平庸、思想上乏善可陈的书。他这么做是否有特别的意图?他能否带领学生们从这碗鸡汤中吃出骨头和肉来?

上课伊始,阿哨老师问学生:“大家喜欢这本书吗?”

学生说:“不喜欢。”——证明这碗“鸡汤”真不好喝。

“不喜欢也得读啊,否则我们没法上课。”

我在底下听了差点没晕倒——老师怎么能说出这番话?课后研讨时,阿哨也有些愧疚,说应该问问学生们为什么不喜欢这本书。

然而,如果真这么问了,后面的课也许就不一样了。

被“重置”的课堂

阿哨的课堂,清清楚楚地分为三个环节。

第一个环节:解读“无聊”。他在课前布置了一项作业:“无聊”是什么?

学生的回答五花八门,有一位叫舒兮的女孩这样写道:

“她”往往跟“烦”搭调,常泛起于想做某件事却做不了,就想去看做另一件事的时候。像长在心上的蚜虫,不根除

就越长越多,直到整个心都被啃光,渐渐空虚,很难受却又说不出口……

另一项作业:为什么会有“无聊的大人”?这项作业潜藏着一种导向,即大人们都是无聊的。坐在我边上的教师开始忧虑:学生们会不会从此对成年人存有偏见?

可阿哨老师似乎纵容学生们的这种偏见,并且及时补刀:“我们怎么挽救这些大人?”

学生们建言献策。

分享与研讨这两项作业,花去半小时,师生们谈的似与书无关。换句话说,谁都没喝这碗“鸡汤”。

第二个环节:与文本若即若离。

其实,在第一个环节中,师生们并非完全置文本于不顾。比如,教师就曾问学生这样一个很有“语文味”的问题:这堂课所讲的书与之前两堂课的《绿野仙踪》和《看不见的收藏》有何区别?

有学生指出,之前两本书的故事是“创造”出来的,而这本书讲的是发生过的事。这就涉及文体学中的两个重要概念——虚构文本与非虚构文本。可惜的是,阿哨满脑子都是课堂活动架构,并没有告知学生这一必要知识。

换言之,教师似乎从一开始就不主张走“文本主义”路线,之所以选用这本书,只是找一个上课的工具而已。

在第二个环节,阿哨老师让学生“分享书中让你眼前一亮的章节”。坐在后面听课的教师们这才吁了一口气。

然而,这一环节似乎并非阿哨的强项,在学生罗列出让喜欢的章节之后,他便急匆匆地跳出文本,大谈电影《入殓师》,并播放王村村《一个无聊的人》演讲片段。

在追求课堂效率的教师看来,阿哨这堂课已经越来越不像语文课了。大家只能耐着性子,等着他和学生们一起把这本小书当作跳板,跳到一个我们想象不到的世界——一定会有这个世界。

这个环节留给学生的最后一个问题是:“通过阅读和看视频,我们发现无聊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?”

学生回答:有趣、耗时、坑人、没有意

义、跟本人没关系、荒唐、勇敢。

最后的那个回答,还是那位叫舒兮的女孩给出的,似乎是专门给阿哨老师量身定做的。

第三个环节:“雇用童工”。

教师在屏幕上打出几个字——“策划案:阿哨老师的难题”,并在下面列出几道“难题”。

难题一:如何经营一家文化创意类微店?

难题二:卖书是书店主业,怎样才能尽可能多地卖书?

难题三:我命名一种茶叶,叫“蔡茶”,怎么销售?

难题四:“白鱼”微店适合开发什么样的周边产品?

教师群中马上有人惊呼:这不是在做变相广告吗?

是的,就像阿哨擅长的在公众号上写的软文。难道一不小心,这堂课成了一堂“软课”?

课后阿哨告诉我,这些问题并非专门的教学设计,而是他遇到的真问题。

“好吧,”我说,“就算这不是广告,也是实打实的‘雇用童工’了。”

而学生们却变得兴奋起来。他们根据这四个问题分成四个小组,交头接耳,为阿哨老师排忧解难。展示分享时,从环境布设到线上线下经营,从饥饿销售到趣味活动开展,创意点子之丰富、表达之清晰,着实令人咋舌。

阿哨也不免得意忘形,感觉课堂渐入佳境,浑然忘记了下课时间——须知场外家长正等得苦不堪言。

最后,教师不忘给这堂课一个完美的结尾,他要求学生们回到书本,挖掘出其中重复最多的一个词:“重置”。

是的,这堂课也让人不断“重置”,重新理解了。

这是一堂语文课吗?

不是。这个文本从语文角度看几无可取之处,课堂里也没有对文字和篇章的分析理解,“社会味”很浓,“学科味”很淡。

那么,这是一堂阅读课吗?

也不是。阅读课虽然未必就是语文课,但它必须围绕文本——要么分析内容,



书 名:《不要成为无聊的大人》
作 者:[日]小山薰堂
出版者:新星出版社

要么掌握逻辑,通过对片段信息的处理,让学生学会读“这类书”的方法。然而,这一点在阿哨老师的课堂里似有若无。

阿哨说,他之所以不选“文学书”,是因为在对文学的解读上,他比不过颜炼军、黄晓丹诸人,所以就选择了一个启发性的文本,让课堂能够具有“实操性”,借机对学生进行“思维训练”。

那么,这堂课是思维训练课吗?

训练应该是科学地、有序地让学生掌握某种技能,但学生并没有学到一鳞半爪的本事,就匆忙上岗,为教师出谋划策了。

当然,之前教师确与学生聊过“无聊”的概念,以至于颜炼军曾一度认为这堂课可能是“思维启蒙课”,但之后的大尺度实操,表明这堂课的目的并不是启蒙。

从实际场景来看,阿哨的这堂课又像极了“综合实践课”,但“综合实践课”也一样需要提前让学生了解一些知识。

我们的课堂期待就这样被不断重置。然而无论学生还是家长,都表示非常欢迎这样的课。

于是,郭初阳提出,我们教师的头脑中一直存有“原教旨主义”课堂观,认为语文课堂必须有文本,必须有规程。

阿哨老师的这堂课,显然打破了我们

对课堂的固有印象。
是的,传统看法,一堂课必须带给学生一点东西——要么是知识,要么是能力,否则,我们就会觉得脚底发软。但是,我们却忽略了一点:课堂功能不仅是“带来”的,还可以“点燃”——点燃激情,点燃想象力,点燃创造力。阿哨正是点燃了学生们蛰伏已久的摆脱无聊的能力、投入生活的能力,从而让他们像发现新大陆那般惊喜和激动。

他的这堂课极具价值,只是作为清醒的观察者,我不能不考虑以下两个问题。

第一,文本去哪里了?这个问题真的很要紧。只要选择了文本,教师就必须在课堂里使用文本,用多用少,怎么用,取决于教师对课堂目的的考量。

第二,教师是否是课堂中真正的“平等中的首席”?尽管阿哨老师与学生们一起欢乐,一起实操,但作为教师,必须带领学生们走向深入,走向丰富,而不是让他们萝卜炒青菜,从原点回到原点。

最后,颜炼军问阿哨:“如果让你再上一遍这堂课,你会怎么上?”

阿哨叹口气,有点气馁:“我可能会在课堂中增加一点文本含量。”

但他又说:“其实,上课上得好不好,现在对我来说已经不那么重要了。拆掉围墙,没有边界,没有成见,是一件非常可爱的事。”

这话说得意味深长,像一颗炸弹,在场教师们都炸蒙了。

颜炼军也叹口气,说:“其实,我们一直都在戴着面具看待课堂。”

如果说,作为非职业教师的诗人舒羽进入课堂,是对教育的一种“入侵”;那么,作为原职业教师的阿哨,他对课堂的探索,则是一种“还乡”。只是,课堂“入侵者”反而被教育同化,有人说舒羽比教师还像教师;而“还乡者”阿哨,却给教育带来了“异化”,激发了我们对课堂的重新思考。

(作者为北京源创图书副总编)

心远斋



□平湖市新埭中心小学
向阳河校区 王永娟

陶渊明有诗云:“结庐在人境,而无车马喧,问君何能尔?心远地自偏。”我尤为欣赏“心远地自偏”这一句。是啊,宁静方能致远,正如狄金森所写“没有一艘船能像一本书——把人带往远方”。读书能一扫尘世的喧嚣与浮躁,带来心灵上的宁静。由此我将书房取名为“心远斋”。

我最欣赏欧阳修、董遇的读书“三上法”和“三余法”。这种随时随地学习的理念打动了我。

我家好几处都兼有书房的功能。大客厅一角,小巧的书柜静立一旁,落座之后,便可顺手抽出一本书看起来。

卧室里有一个较宽敞的书房。端坐于书桌旁,“宁静致远”的金字木雕座右铭在眼前闪耀。一盏台灯、一缕茶香,或正襟端坐,或慵懒斜靠;读书时,或思潮起伏,或思接千载。读到得意之处,打开电脑写上几句。

夜深了,却始终不舍,继续在被窝里徜徉书海。床头柜是书房的延伸,摆满了让我爱不释手的书。

登上一级阶梯,阁楼上别有洞天:三个书柜、一张写字桌、一个茶几、几把藤椅,一个迷你的书房。来几个书友可在这里品茶、读书、聊天,其乐融融。

华灯初上,我便躲进小小的阁楼里,亮起一盏孤灯,手捧一本图书,不知不觉就夜深了。阁楼就是我心灵深处的一个角落,书籍给我的心灵点

上了一盏灯。

心远斋的建成,是我多年的梦想。

孩提时代起就想拥有,直到有幸与我的爱人相遇,一样的书痴、一样的梦想,我们终于满心欢喜地买了一个带玻璃的书柜。由于住房紧张,只得把书柜摆放进小小的卧室。书还是不够放,就把结婚做的大衣橱也当作书柜。

别人家一拉开大衣橱全是时髦的衣服,可是拉开我的衣橱呢,竟是满满当当的书籍。即使在睡梦中也能闻到书的味道。

书房中的几千册书,一部分是我逛遍了市区的书店,用仅有的一点工资,斟酌再三买下的宝贝;网络的便利也使购书的欲望不断膨胀,源源不断地充实着我的书柜。

藏书中颇为醒目的是教育类书籍。想当初为人师时,我从苏霍姆林斯基《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》中懂得坚持的力量,从李镇西的《做最好的班主任》中接受民主教育光辉的烛照,王晓春使我学会理智地爱学、做专业化的班主任,教育思想开始转型。

这些书使我边读边思,边思边写,逐渐成长,从当年被学生折腾得焦头烂额,到有幸被冠上了市科研标兵、市十佳辅导员、市十佳班主任等诸多荣誉称号,仿佛一夜之间逆袭。这是心远斋赋予我的神奇力量啊。

我喜爱的诗歌文学类书籍,也在书房占有一席之地。最吸引我的是《星星诗刊》杂志,那跳跃的语句、新奇的意象让我欲罢不能。书斋右侧还有一个儿童文学书柜,身为母亲,

我深深地知道:读懂孩子才能教育好孩子。

心远斋属于我,也属于爱人和孩子。和孩子在书房里亲子共读,是在重温我的童年时代。

而这其中一半空间,是爱人的领地。看着那些陈旧的封面、熟稔的纸张,有些是他学生时代的挚爱。他一路读啊,写啊,2016年获嘉兴市名师。有了心远斋里的积淀,他的写作如有神助,在高达上的国家级杂志上发表了近百篇文章,还积极向学校同事推荐书籍,掀起了学校的读书、爱书之风。

儿子也在书香的氤氲中受到熏陶,心远斋里的书籍让他一直保持优异的成绩,把他一路送进了一所心仪的“985”高校。

“市学习型家庭”“市藏书之家”“市最美书房”等奖项纷至沓来,这小小的书房不断滋养着我们,让我们一家人插上隐形的翅膀。



建成时间:2011年3月
书房面积:25平方米
藏书数量:2000册

